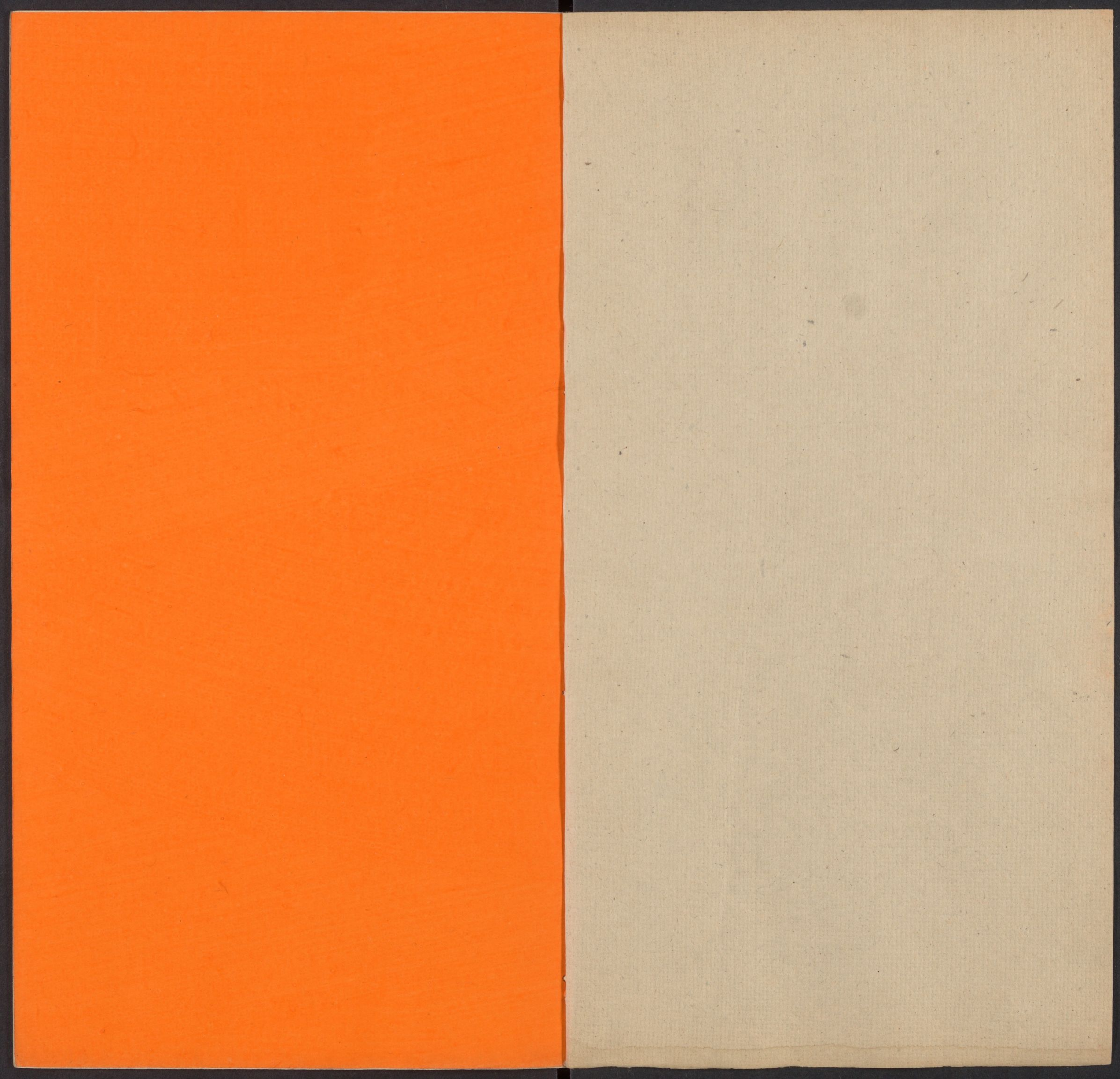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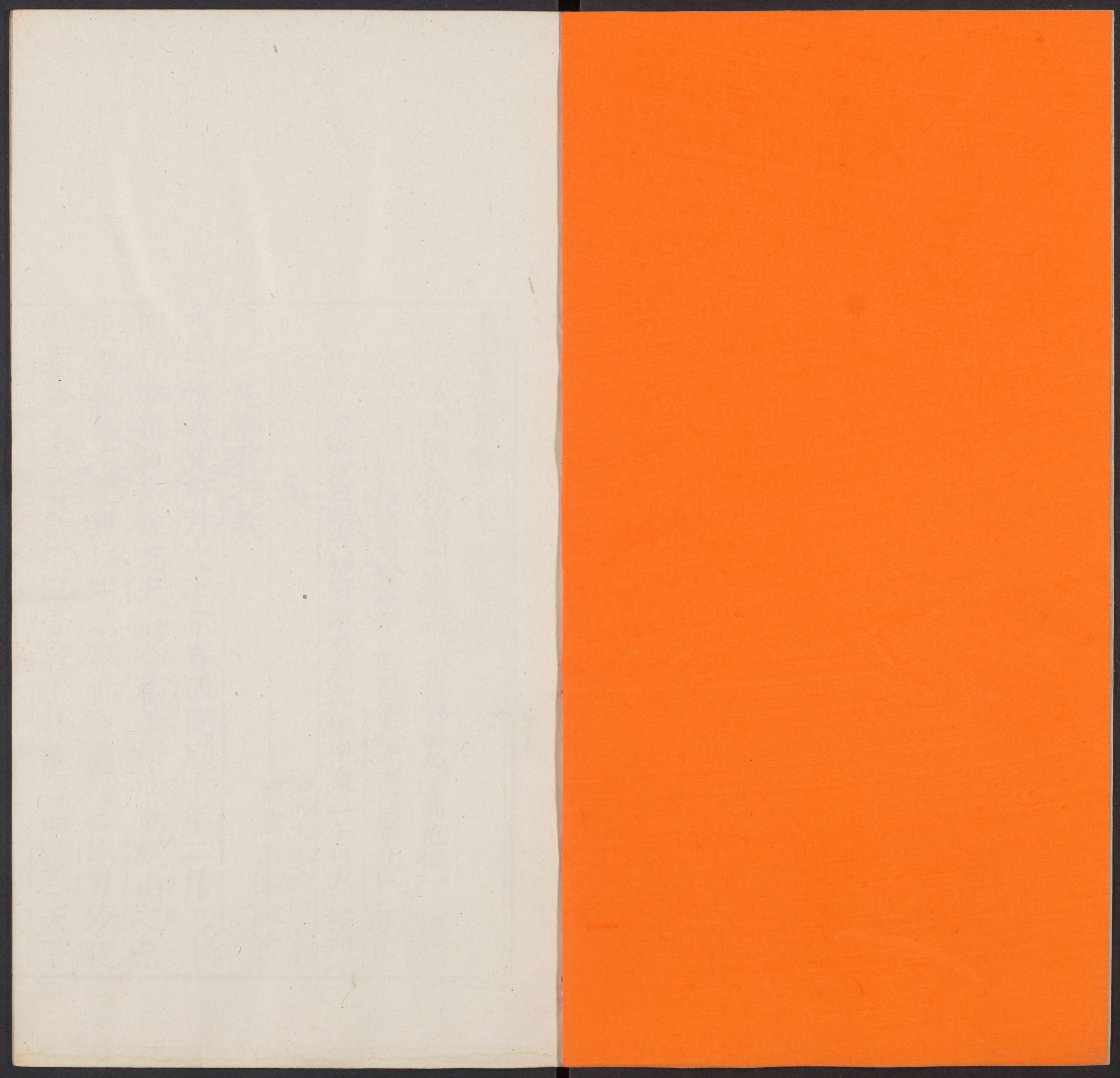


T 5406/4191

2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南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行狀一傳

先府君行狀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歸先妣林夫人合塋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

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况不肖無狀又  
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  
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  
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  
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  
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  
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郵縣教諭皆以長者稱  
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  
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  
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

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  
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  
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  
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  
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  
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  
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出舌曰奇才奇才實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  
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贊酒醉岳武穆王墓歌黍離

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入會番易董彛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誦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洲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待御左谷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竒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鷄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

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夫人心

而得天下義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子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礪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入以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旣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遘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  
試中第二遂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  
周三年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  
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躋職類行獎諭有加且曰政  
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  
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  
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  
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  
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  
倉中炭膏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兩膏則蓋公宇

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  
請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  
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  
力到部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  
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孚請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  
日引耆老之士坐語問政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  
壞先君聘前進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克之役浮屠  
葺廟堂鑿廟前地為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  
為射圃造弓矢臺植楸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  
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  
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間  
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  
田定其繇民滋脩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  
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  
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  
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  
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它郡  
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

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  
吾知從民便無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  
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  
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  
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友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  
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  
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  
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  
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稽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日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密聞中書衆以為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忝使君之惠使君勿云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

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為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為非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三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

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率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巳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率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

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墀置祭器祭服漏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料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臺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闢丁緝壤石治

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蒿困蓄根火屢爲災先君教  
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  
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  
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夏嚴寒不廢  
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  
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  
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  
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未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  
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

退而備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  
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  
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  
或不爲禮文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  
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  
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  
不陳杖檠笞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  
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  
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  
人郡之子弟皆登成均者聞先君率奔走閭門外慟

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  
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  
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  
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  
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  
晁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  
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  
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  
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菜蕪承欲迎其母而告  
無貨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

先君成買布帛以遺之曰名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  
終二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  
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純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  
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耳肉或日無事輒  
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  
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  
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  
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  
俸皆買蕭席障之令蔽風雨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  
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

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因童進二木瓜。先君答童數十兩。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罽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藿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

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自純正。以給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毫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率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姊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

主敬乎禮體和平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  
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  
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  
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  
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  
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  
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  
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  
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  
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

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  
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  
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  
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  
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  
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李  
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  
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來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

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其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  
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  
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  
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  
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訖尤深於春秋與浦陽  
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  
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  
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  
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  
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

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  
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  
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曰未  
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  
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  
居戶外無一跡庶訪使者至郡群儒迎謁爲禮畢俯  
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  
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  
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  
君士弘善士也以庶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



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  
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  
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禔補皆業儒而禔從黃  
文獻公學誦頌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  
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  
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于  
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  
諱貞處士采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具  
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  
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工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

香習編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  
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  
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  
二人通傳完傳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  
稷曰程曰穰曰稔曰植曰稔曰稚女五人禔入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  
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  
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  
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嗣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毋徐氏府君少惆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永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塗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

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  
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  
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極南歸以其年月日葬于其山  
之原俾某狀其事其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  
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  
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  
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  
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一拜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自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法憐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  
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  
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  
二親承領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  
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

蚋以手摩微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  
母又嘗患積氣在臍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  
置刀孟上而禱十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  
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本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暴  
瘡戒左右弗泄焚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  
日矣見美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索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二持歸遺母母

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謂多錢家願爲盡  
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償還日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  
于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趙王王氏太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

歲出糶有實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  
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  
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  
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  
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  
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厲氣  
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率賴以生府  
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雍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  
懋雍亦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為禮部員外郎  
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  
恐命有或亂書紙為圈掛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  
于家卒前一日其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  
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  
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  
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

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李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積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天二適其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置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曹頤英穎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拔以自隨宋公運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為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為  
 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  
 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荒  
 田以給 命公為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  
 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  
 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為中書左丞

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  
 為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  
 十有六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  
 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  
 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蹇蹇不少阿屈聞者  
 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為鐵虎張公它曹事有  
 所避必問張公以為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  
 必盡其方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  
 垣將入取資其子以為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  
 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  
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率殺  
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  
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  
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  
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  
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  
家貨公謂闢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  
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  
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媼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  
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  
寇有欺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  
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  
鞭數十縱遣之去徐厲譴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  
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  
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止言鹽引一比鹽  
鈔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  
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  
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



狹固異法焉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  
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  
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  
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  
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入無不服其  
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  
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  
給牛界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  
舉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  
其志而前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

述元之亡李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  
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  
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  
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  
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為文辭有  
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  
州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  
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  
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  
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

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一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有言大意陳元運將終歡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浙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廳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寨穴獠首黠蠻狼嗥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  
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  
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也至今  
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戡溝中自招  
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  
厲汝也爾民審思之怙怙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  
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  
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  
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  
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

爲農間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  
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  
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  
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間有才者錄其  
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濫知府  
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其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  
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  
臣不可私受封還之章數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

辭甚美。基不答。遂絕。就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基無枝復。基乃深飲。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李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罽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

驪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友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竒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率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其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

視繼繼不亦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

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  
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  
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  
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  
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  
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  
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澤得之以爲物毋燭乎  
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澤水  
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  
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

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蓋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  
之而幸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觀觀然如鼠食乎機  
噐之傍且嚙且且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  
心身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  
人而安隨其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  
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其曰予始  
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圖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  
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  
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  
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

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宗蘊德充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竒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鬪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園

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飮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

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  
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  
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  
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末帟婦人於偏室  
酒酣內進德其東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  
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  
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  
貧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  
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  
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領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  
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  
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  
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  
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  
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後兄蘊德方進德  
卒時爲紀善於燕王藩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  
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  
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  
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



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瑄。余昔至京師，見瑄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澗壑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榮華，不必貶而進德亦喜。瑄為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瑄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予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縣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教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

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昂有才以計獲之昂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昂治昂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昂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昂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

衆以昂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昂會衆于庭引一駟承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昂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昂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昂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

更以國珍爲右丞昂亦召至京師昂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昂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昂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昂名于朝昂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昂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昂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昂問之昂對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昂尚書才也時河南行

缺郎中吏部請命昂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昂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察未完有司請除更丞相曰刑部有詹昂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昂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刑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証昂有贓御史覆昂昂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昂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李誅昂與百餘人皆死昂坐罪薄有木人惜之昂爲文章氣燄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歎入京師時聞人有

好書價金一斤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  
奇備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倉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  
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  
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  
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  
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  
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  
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  
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爲書  
言三事曰分封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  
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  
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  
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  
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  
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

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  
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  
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  
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  
狀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  
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  
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待其  
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  
起凡至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

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  
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  
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  
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  
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  
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  
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

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  
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  
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  
至戶部而後定省麻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  
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  
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  
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  
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  
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  
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  
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  
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

夫人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本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邵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

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真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揚爲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誡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賀

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  
 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倨坐不起迎  
 送其傲睨好面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宋  
 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  
 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  
 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  
 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  
 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  
 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  
 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

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  
 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  
 一事株流數千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  
 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  
 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 用金帛寵之甚  
 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  
 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率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



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以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籓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奪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髻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物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

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禮孟兼坐受其拜不啻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孟兼中突無檢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眈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蒞公傳

芒蒞公者世莫知其為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

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  
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  
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  
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  
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入主因而封爵之以  
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芴公其裔也芒芴公姿  
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  
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  
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  
芴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問井

市巷民間芒芴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  
不得行芒芴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  
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芴公事者相  
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芴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  
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  
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  
山之芝渠峯黜嗜欲道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  
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  
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  
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

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萊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為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偽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為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為誰見其家有萊又有處士服

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萊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弄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為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啖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為人欺是以人愛其實而伏其明去為人所思居士

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  
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  
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  
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  
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  
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蒼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  
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片葉遺菜外處蒼山  
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其好之者而忘  
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蒼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  
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蕭然果散家財貧貧民不能償  
輒置不問視天下事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  
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  
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頰面皴皴有光  
望之者疑其爲列僊聖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  
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  
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

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  
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  
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  
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  
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  
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  
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愛之徒翁其近是耶翁  
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  
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  
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

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  
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  
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  
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  
福感應之理解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  
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  
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  
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

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  
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  
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  
蟻虫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虫  
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  
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  
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  
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  
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灾  
况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急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  
夭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頽曉曉辨  
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  
足恃豈不皆天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  
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  
得不憂若我於此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  
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  
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  
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

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蔽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

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至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笑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處

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今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  
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  
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  
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  
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  
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  
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  
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防狂飲  
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  
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

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  
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驪聲撼數十百  
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捭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  
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咲之以爲真狂或又  
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  
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  
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  
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  
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



不然多讀書何為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  
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  
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  
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  
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  
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  
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  
家延儒傳之能為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

氏子順之洞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為  
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梯元時以昔雄於鄉為里主常  
儲錢百錠為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  
德之呼為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  
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直聞之歎曰求福無  
如積善修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  
生二女而順之率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為嗣  
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構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  
迎之歸奪其志斷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  
為魏氏婦死為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為動其兄

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揚勸無毫髮增損於前大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在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洩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筋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李相夫奉喪塋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旣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

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  
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  
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  
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  
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  
已粟以輸鄉間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  
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  
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  
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  
一半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者利其  
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子孤  
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  
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  
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  
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家者戒弗爲其揣料世  
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  
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  
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  
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

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  
智識淺蔽所漸少不覺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  
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  
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  
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  
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  
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  
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

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昂而愛之  
擇所居得嚴某其家鄉隣以為鄭氏之女必賢可  
知也嘗視其所為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  
間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  
然歸未久嚴氏贊稍衰饋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寡  
薄其父母富憐昂獨貧將及而勞之昂雅自脩飭無  
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異之財則辭  
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異之財乎終不  
受其父率母遺之絰昂曰斯若翁喪昂也今不成服  
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

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  
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  
藏也奉而齎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  
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文之甥爲諸暨金生有  
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  
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  
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  
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  
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忘姑垂死以手指天  
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

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  
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太賓家嘗遇盜  
賊夫處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  
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  
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  
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  
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  
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  
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

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  
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臨卿 戴澹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